

恕我直言,并不完全是单位的问题,领导的问题,同事的问题,而是你自己的心态有问题。且看——



秋日半天阴,太阳还是在厚厚的云层中挣扎着跳了出来,阳光还是那么惨白而强烈,久晴不雨,灰蒙蒙一片。太阳挂在空中,就像人没洗脸一样,不是那么清亮。
 这个季节最容易令人伤感,这种天气最容易破坏人心情,何况这个人本身心里就有事呢。
 茶楼的一隅,他请朋友喝茶时大倒苦水,一脸的愁云密布,好像有人跟他“苦大仇深”。
 “这工作真没法开展啦!”他一声长叹,好像牵出了五脏六腑,头摆得如拨浪鼓。
 “奇了,怪了!你调到这个单位才多久,不是好好的吗?”朋友十分不解。
 他原来在一家重要的机关上班,而且是考进去的。这个机关名气很大,要去的人趋之若鹜,他没干上几年却感到机关待遇低,提级慢,而且磨人才决定走人。家人反对,朋友中也有不少人反对。但是他除了抱怨还是抱怨,心意已决,留下也没有什么意义,就转而支持了。颇费周折才调到这家央企。一进去,就提了半级,而且收入要高了几番,有了全新的感觉。每每提起,都是发自内心的满意。可才工作不到几个月,他怎么会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?的确令人费解。
 “你有所不知,提拔不假,钱多不错。可是我进来这么久,心里总是空落落的。这样说吧!单位像个海,可我这滴水怎么也融不进去,孤单、落寞的味道不好受。有我不多,无我不少,无足轻重,一直在边缘游移。我这算什么?”说着说着,他几近哽咽。
 朋友看他语气有些不对,赶紧把凳子往他身边移了移,轻声发问:“到底是怎么

表扬、赞美固然能促使人进步,而批评并非全是恶意。虚心听取、接纳他人批评方能完善自己,避免重蹈覆辙。且看——

“批评”与“表扬”互为反义词,是客观存在的两个方面。但在人的日常相处中,批评往往难以被人接受甚至让人产生恶感。可有些人反倒热衷批评,被他人视为不可思议的怪僻人。
 一个推销肥皂的人,刚开始为公司推销肥皂时,订单甚少。他因业绩不佳担心被辞退,便反思其原因:肥皂质量及价钱无可挑剔,故问题一定是出在自己身上。他思量着,对客户推销是否过于含糊,客户不放心购买,或是态度不够热情?于是,他再次会见客户时说道:我之所以回来,不是想再向你推销肥皂,而是希望能得到你的忠告和批评……推销员

见这些费力登山之人,我难有同感。我觉得轻快,似乎已忘却昨日登山之难了。且看——



不让过冬的心态活在春天

新 功

回事?说说看。”
 他定了定神,压抑着冲动,娓娓诉来。
 “你知道,这是个业务性强的单位,而我进入的又是这个单位业务的核心部门,专业性更强。你知道,我有一定的专业知识,到新单位后才发现自己‘半桶水’都够不上。”
 朋友听懂了他的实话,点了点头。
 “这就是我的软肋。”他话锋一转,“于是我渐渐地成了配角,就像戏台上跑龙套的。开始领导还交办一些事,后来,改找我手下,再也不找我。我忍不住去找领导问究竟怎么回事,你猜领导是怎么回答我的?”他停顿了一下,吊起了朋友的胃口。“还不是解释几句完事!”朋友说。
 “哪有这么简单!”他有些气急败坏,“领导正眼也不照我一下,张口就来一句,‘找你有什么用?你不懂。’一句话噎得我喘不过气来。”
 明显是受了刺激,尽管过去了许久,他的情绪还是很难平复,站起来踱步,缓了缓神又说:“那就是一个转折点,几乎所有人都看不起我,有专长的,当领导的算有资格这样。而有些楞头青自恃有人撑腰,也不把我当回事,跟着起哄。甚至呼来吆去,一来二去,我成了处里打杂的。”
 “看钱的面子算了,有时候我这样安慰自己。可是这样待下去总不是办法呀!办事不信任,提拔自然更无望,只有混日子。”他长吁短叹,只差捶胸顿足了。
 他的头低得差点要夹到裤裆里,情绪糟糕透顶。
 朋友走过来,拍拍他的肩膀:“那你打算怎么办?”走到这一步,按惯例,朋友猜到了他的下一步,弄不好又会调动。
 果然他这么说:“我想调一个有实权、有实惠,而又不太专业的部门。”
 “有希望了?”朋友赶紧问。
 “正在运作,应该有可能。”他似乎满有把握地回答。
 “那我还是预祝你成功吧!”朋友不失时机送上祝福,也算是安慰,不过脸上神态变得凝重起来。
 “到了新部门希望你过得好。”朋友坦诚

真挚,“不过,每个单位都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,可以肯定地说,你不久就会有不适的感觉,难道又要调动?”
 朋友喝了一口茶,接着说:“条条蛇咬人呀!恕我直言,并不完全是单位的问题,领导的问题,同事的问题,而是你自己的心态有问题。”
 他一听,脸立即掉了下来,毫不隐瞒自己的不高兴。
 朋友并不打住话题,拉着他的手:“别急,你先听我说完。”
 “你讨厌的那个机关,多少人梦寐以求?不少人同样在那里做出了骄人的成绩?而从我口里听不到一句好话。”朋友的话加重了。
 “好不容易调动单位,你自己开始也是满意的,而听你刚才这样说,一无是处,不能容身了。”朋友顺手轻轻地敲了敲茶桌,“我完全可以推测,如果你如愿调到了新单位,也会很快闹情绪,不管你到哪个单位,都不会如你所愿。”
 他急了,气吼吼问朋友:“为什么这么说我?”
 朋友这回毫不妥协,说得认真:“就凭一条,从你嘴里出来的都是怨言、是牢骚。手握锤子满眼钉,以这种心态看,只能看到负面的、黑暗的,似乎谁都会跟你过不去,你的命运不好。”
 “你想想看?”朋友用手轻轻点了点他的脑门,“你开始上班的机关有什么不好?你正在上班的单位又有哪里不对?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!身在福中不知福,只是你自己不适应而已。世界上哪里有真正意义的心想事成,完完全全可以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办事的?”
 说到这个份上,推心置腹,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确心态上出了问题。
 一个人,不能让过冬的心态生活在春天里,否则,永远走不出冬天。



扫一扫!新功在这里

【心语杂谈】

批评不全是恶意

贺万顺



并非全是恶意。虚心听取、接纳他人批评方能完善自己,避免重蹈覆辙。我们要正视、承受来自各方面批评,做到“有则改之,无则加勉”。当然,批评人也要持善意心态,且讲究方法,做到润物细无声,以至触及心灵,达到“治病救人”的目的。

爬 山

王重希

我山顶还有多远,我说不要多久就能到达。见这些费力登山之人,我难有同感。我觉得轻快,似乎已忘却昨日登山之难了。
 这些上山或下山的人,有年轻的,也有中老年,还有小孩子;有结实的,也有不结实的;有惯于登山的,也有不惯于登山的,每个人的情况和心情也都不一样。而上山之人可否体会下山之人的感受,下山之人是否还能体会上山之人的感受?

但也正是这样早早感知了父辈们务农的辛苦,自己才愈加坚定地发奋读书,尽早跳出“农门”。且看——

那时的暑假

田日白

傍晚散步,看见小区里的孩子们相互嬉闹,追逐乱串,就知道又是暑假到了。他们不再每天去往学校,很理所当然、痛痛快快地放下原本拿在手里的书本,欢度他们开心的时光。看他们忘情的样子,不知怎地,我一下子想起自己曾经的暑假。
 我小学读的是本村的村小,所以,暑假便几乎没什么放假回家的概念。在家的日子,除了放牛、割草、打柴火,剩下的就是玩了。玩的花样也没什么稀奇的,无非下河洗澡、扯虫草、捡螺狮、摸鱼虾,都是些再平常不过的快乐事。以至于我都不清楚究竟是在玩游戏,还是在帮家里“打帮手”。
 记忆最深的,是与小伙伴们玩“捉迷藏”。
 在我老家,“捉迷藏”其实叫“‘躲’换‘摸’”。顾名思义,就是“躲”的人与“摸(瞎)”的人互换着玩。有两种玩法。一种是一个人找一群人,另外就是所有的玩伴一分为二,一帮人找另一帮人。分帮的办法,当然是猜“锤子剪刀布”了。月光如泻的夜晚,阵阵蛙叫虫鸣之中,大人们晚饭之后或忙着做家务,或聚在一起纳凉歇息聊天,小伙伴们也早集合在一起了。有藏墙角落的,有藏树杈上的,有藏守瓜棚里的……每天晚上都乐此不疲,夜夜玩到半夜三更。最有趣的是,有的玩着玩着就在柴草堆里一歪身睡着了,没谁知道他在哪。他便在星光月影里,一觉睡到天明。等第二天清早,揉着朦胧睡眼,蹬着晨露回到家里,挨父母一顿臭骂肯定是免不了的了。
 到县中学读书后,暑假回家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了。因为,还没等我把从学校带回来的书叠放好,就到了农村最繁忙的“双抢”季了。我虽长高了,但依然孱弱的身子骨是缺乏耐力的,但也得凑上一个劳力,帮家里抢干农活。实话实说,那绝对是很难熬的一段日子。在辛苦得近乎挺不住的时候,心里甚至盼望着开学的日期早点到来。也正是这样早早感知了父辈们务农的辛苦,自己才愈加坚定地发奋读书,尽早跳出“农门”。

帮家里忙完,渐渐懂事的我们也会谋划各自的小“秋收”——赚钱为自己攒学费和零花钱。在乡下,这样的门道很多。比如挖茵陈,比如摘乌柏树籽,那时,每个集市上的供销社,都代收这些被送到药材公司用作药材的“土货”,按个按斤两论价的都有,一暑假下来,也是一笔不菲的收获。
 我做过最赚钱的事是贩卖冰棒。每天天刚亮就起床,我骑上自行车,去到二十多公里的县城,到冰棒厂去排队提货买冰棒。尽管偶尔也有半天卖完一箱冰棒的,但更多时候是需要一整天才勉强卖完的。所以,在早上出门时,我就会有预备地带上午充饥的食物。一趟下来,扣除成本,能赚个两三块钱,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。
 那个时候,某个小伙伴好不容易弄到一本被翻卷了角的小人书,我们也会友好地凑在一起翻看,也会有老师随意布置的一点点暑假作业。但见现在的孩子们,却要在暑期报名上各种名目的兴趣补习班。至于现在令人无所不知的网络、花色变换的游戏、应有所有的玩具、种类繁多的图书读物,这一切的一切,在我们那时,是连想象也想象不到的。我当然羡慕如今孩子们幸福的模样。可我依然觉得,我们那个时代、那时候的暑假生活,是简单也是快乐的,是吃苦也是励志的。两相比较,令人愈加觉得,今天美好的幸福生活,当倍感知足、倍加珍惜。